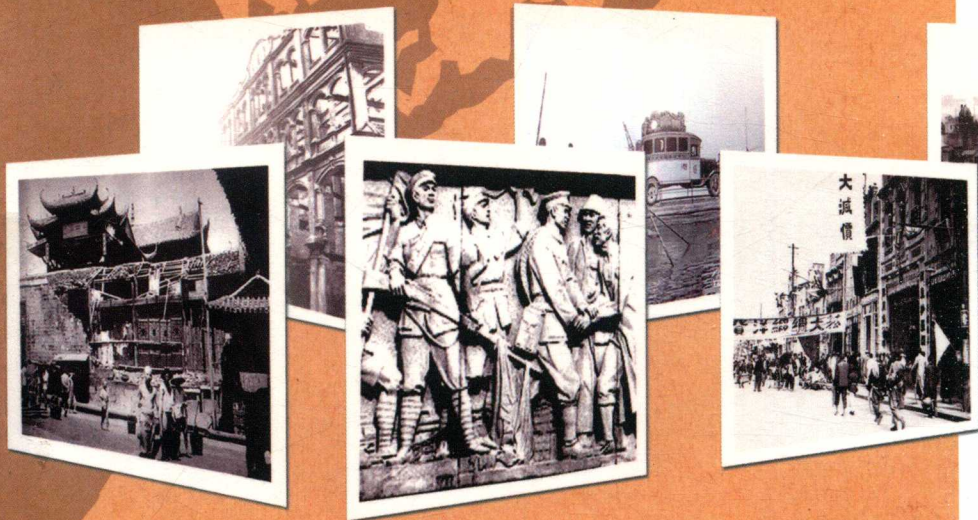


蒋泽先★著

记忆的红色不会被久远的时光冲淡，
八一起义纪念碑会不断向后人讲述南昌八一起义的故事。

1927·南昌城



非外借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蒋泽先★著

1927·南昌城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AZHOU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27, 南昌城 / 蒋泽先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500-2290-4

I. ①1… II. ①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1683号

1927, 南昌城

蒋泽先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余 苙
书籍设计	张诗思
制 作	黄敏俊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三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张 12.75
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2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2290-4
定 价	35.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8-207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录

题 记：历史远处，历史汲取·····	1
开 篇 八一广场·····	3
第一章 风云际会·····	6
第二章 谁主沉浮·····	40
第三章 山雨欲来·····	60
第四章 一波三折·····	90
第五章 午夜枪声·····	119
第六章 旗帜飘扬·····	146
第七章 南下，南下·····	169
后记：红色基因，红色文化·····	193

题记：历史远处，历史汲取

之一

历史上的今天，是历史学家用心过滤，用笔整理推敲出来的文字。这天，这年乃至历史车轮运行轨迹或历史关头的走向，必然与偶然，常决定于历史上的大人物，这个人物的价值取向、奋斗目标、勇气智慧所走出的足印，无数先辈的足印聚集行进的方向，便形成了展示给世人的历史轨迹。

先辈们的言行与经历，爱恨与悲欢，成败与生死，均可以让后人研究思考，并能从中汲取智慧与力量，教训与经验。古人云：以古为鉴，以人为鉴。这是读史之益。

历史远去，史料依旧。不同时代的人，不同经历、不同学历的人，读同样的史料有不同的感受、启示与新知。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年龄段，读同样史料，也有不同舍取，不同触动。这就是读史之趣。

每个历史学家面对浩瀚的史料都有自己的舍取，他们的笔下文字必有自己的见地，任何史学家不仅是再解读，还应有再寻觅，再发现，使之更趋本原，更逼近那个人，那个事件，那

个时代的真相。

对历史的解读一样要或应该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之二

微信圈里，很多人转过这样一句话：欧美人把信仰放在教堂里，因为坚信那儿有博爱，自由与平等；日本人把信仰存入学校，因为相信那儿有知识、技术和力量。

在当代中国，不少人把信仰寄放在权力与金钱中，他们信奉那儿有幸福、好运。

还有许多中国人，把信仰虔诚地敬奉在先哲先辈的神龛上，他们相信先哲先辈用生命书写人生的肉体，化作不朽的灵魂，融进后人的血液中，催人奋进，给人力量。在人生道路上，不管在哪里，不管在何时，神龛上不熄的精神之光，会永远照耀后辈，正心修身，自由呼吸，放飞梦想，向着心仪的目标飞翔。

先哲说的话，做的事已成历史。

历史不仅是历史学家研究的专利，也是非历史学者研究的课题与汲取的人生知识，人文营养的源泉。

八一南昌起义距离今天九十多年了，再过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八一南昌起义的历史画面越来越远。可是，八一南昌起义写在日历上，写进了历史上的今天，成了中国军人的神圣节日。南昌八一广场的升旗，吸引了全国无数游客的前来瞻仰，南昌八一起义纪念碑上的简介和浮雕，不断地向后人讲述南昌八一起义的故事。

记忆的红色不仅不会被久远的时光冲淡，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必将迸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开篇 八一广场

八一广场无疑是当今南昌标志性的建筑、代表性景区。

八一广场始建于一九五六年，是八一起义后二十九周年，新中国成立七周年时建成。当时规模之大，在国内仅次于北京天安门广场。

八一广场建成时的名称是“人民广场”，是南昌市重要活动集会的地方。每年的五一劳动节、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总有人来这儿相聚，或纪念，或缅怀，或探寻，或追思。曾经有过数万人在广场上聚集开会，隆重、盛大；会后举行游行，热闹，壮观。

人民广场从建成那天起，就成为南昌市的中心、南昌人的骄傲。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广场西侧推倒了大片民房，以“大跃进”的速度建起了一幢仿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万岁馆”（改革开放后改称“江西展览馆”）。广场往北半里是江西革命烈士纪念堂，正南面是江西省博物馆。

一九七七年，八一南昌起义五十周年之际，人民广场开始大整修，名字改为“八一广场”，并开始在广州南端建造“八一起义纪念塔”。

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三周年之际，“八一起义纪念塔”正式落成。塔身上是叶剑英元帅的题字：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九个铜胎鎏金大字闪闪发光；塔基四周是八一南昌起义简介的石碑和《宣布起义》《攻打敌营》《欢呼胜利》三座大型花岗岩浮雕；塔身基座是二十七级台阶，寓意一九二七年；塔四周有水有桥，取名金水河。河下

有一百米长的音乐喷泉，周边有升旗台、八一题词、军史石刻与大事记，高十米、宽三十米的水幕电影定时放映《八一起义》等影片。

广场的周边非常热闹，有南昌百货大楼、市新华书店、电影院、美食城，广场两侧是林荫小道，路边有长条木制靠背椅。参观者来到这儿，可以休闲，可以购物，观光，还可以看看“八一南昌起义”简介，文字就镶嵌在八一起义纪念塔上。

八一广场自建成起，一直到二〇〇一年大规模改造之前，一直是草地，绿草茵茵，非常舒适，成为闹市中心一块宝贵的绿洲。在没有电扇，没有空调的年月，这里是南昌人周末最好的去处，称得上是南昌人夏季纳凉的首选之处。

夏季，黄昏落后，不少南昌人手夹肩扛一床凉席，从四面八方涌来，见缝插针地寻找一个能够舒服躺下的地方。暑气未消，暮色渐临，热气腾腾，人声喧哗，纳凉的人们各自在自己占到的那块小小的绿色地盘上，或坐，或躺，或蹲，互不干扰，自在惬意，享受着一点偶然从远方吹来的晚风。风，是热的，身下的绿色，是凉的。老人摇着大蒲扇，谈谈家长里短，侃侃广场的历史；青年人不时揩着额头的汗，聊聊人生理想、骂骂不争气的中国足球队。那时没有手机，这聊天就是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有“小道消息”，也有国家大事。恋人情侣更隐秘一些，十指相扣，耳语相交，说着只有他们听得见的私语。

时不时有叫卖冰棒的小贩在人群里穿梭，五分钱一根。男生很快掏出钱给女生买一根，以示爱意。大方的男生甚至会买两三根。老人一般舍不得花这五分钱，总是晃晃蒲扇，示意小贩走开，拒绝这凉爽的“诱惑”。那时，卖冰棒的小贩有不少一夜暴富者，他辛苦一晚的收入不亚于当时一个正科级干部的月工资。

二〇〇一年，八一广场扩建，二〇〇四年竣工，广场面积扩大到七万八千平方米，加上周边的路面和绿荫长廊，整体达三十余万平方米。南昌人更会自豪地说：厉害呀，南昌，我们的大广场！

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广场的绿草地全部被铲除，浇成了水泥地，不适宜夏天乘凉了，加上电扇、空调逐渐普及，广场上万众纳凉的壮观

景象不再出现。来来往往的大都是老人、孩子、外地游客。近些年，更是多了一队队跳广场舞的大妈，音响轰炸，红绸飞舞，令广场多了一点别样的动感。

二〇一五年底，南昌地铁一号线开通后，八一广场站成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站，其中一个出口就在广场的西北角，从此，这里更加与时尚、现代、高速、效率紧密挂钩。

“八一”，是南昌人心中独有的情结，南昌人深以此为荣。南昌有许多以“八一”命名的地方：八一大道、八一大桥、八一礼堂、八一公园、八一中学、八一保育院。南昌很多人的名字就叫“八一”。

八一起义！英雄城！南昌这座城市，“八一”就是她最大的精神图腾！

九十一年前的那一天，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够预测到，从这里走出的将士经过了二十二年，便打出了一片红彤彤的江山，创建了一个崭新的共和国。那夜的枪声孕育了一个新的红色起点，诞生了红色的武装，改变了整个时代。

那夜的枪声万古流传。

老南昌或他们的父辈可能听过那夜枪声，他们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他们多少次地讲述着心中的那夜枪声，那些年月的故事。

老南昌说：噶里（南昌方言，这里）系（南昌方言，是）大校场，系英雄，系狗熊，系俊才，系丑角，都可以到噶里搏命（南昌方言，拼搏、奋斗）。系扎（南昌方言，只）角，是龙套，一搏就晓得（南昌方言，知道）。九十一年了，俄宁（南昌方言，我们）南昌人就作兴（南昌方言，赞赏、推崇）噶里。

百年沧桑，百年变幻。这里是时代的晴雨表，历史的折光镜。这片热土，见证了百年大潮起落，百年风云舒卷，见证历史注定选择了共产党，选择了南昌城。

南昌城，注定要成为英雄城。

我们把时针拨回九十一年前，拨到一九二七年七月底的那个南昌城。

第一章 风云际会

(1)

一九二七年。按照民国纪元，是民国十六年。

那时的八一广场叫大校场，是顺化门外的一片大草地，是军营驻地。

按照农历，一九二七年是丁卯年，兔年，春节是二月二日，南昌许多百姓家门口贴着对联：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写这首诗的人叫王安石，江西临川人。一九二七年的南昌人，期望这副对联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九二七年的平安，期望兔年比刚过去的虎年过得好。南昌老百姓并没有指望发多大财，最大的愿望很简单：南北不要打仗，家里不要死人。

七月底，离立秋还有十几天，南昌滚烫的热气还没有褪尽，城里突然来了很多兵，是南兵。尽管老百姓敬南兵，爱南兵，还是忧心忡忡：南兵再好，也是兵，有兵就有打仗的可能。子弹不长眼睛，伤了谁家的人都不好。南昌人永远忘不了一年前南兵打北兵，北兵打南兵的日子，打得那叫个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南昌人和中国当时其他城市的人一样，害怕打仗。

那时南昌的热度尚无资格挤进江南“四大火炉”的排行榜，当时的中国“四大火炉”是：南京，武汉，长沙，重庆。但是，南昌热起来也

是要人命，黄昏日落，许多南昌市民便被烫人的热力逼出家门，在城里到处游荡，凡有一丝凉意的地方，都是他们晚上安歇的首选之地。比如城门口、城楼下、麻石条街，都是好地方。顺化门外的大校场也是好去处，有的家庭整个夏天搂着草席就在大校场露宿。

作为一座有着两千两百年历史的古城，南昌四周都是古老的城墙，城墙外是一圈护城河，西部、北部的护城河纯天然，是宽阔的赣江。城墙有七扇城门，绕城形成一个南北长、东西窄的椭圆形，由东向南、由南向西、由西向北、由北向东的七座城门分别是顺化门，进贤门，惠民门，广润门，章江门，德胜门，永和门。

南昌的七座城门的分布很有特点，每座城门都有“主营业务”。

城东的顺化门，之前介绍了，是大兵们主要进出的地方。

沿着顺化门，顺时针方向向南，再向西，就是城南的进贤门，这是南昌城内贫民阶层的主要聚居地，也是送葬的必经之地。每天运肥送菜的农民从早到晚川流不息，披麻戴孝、送丧哭亲的死者家属进进出出。南昌人办丧事有个习俗，白衣白帽的孝子、串红绳挂细麻戴黑袖的贤孙在长辈带领下，边哭边叫边放鞭炮丢纸钱，绕着城门外或自己的村庄走一圈，只把这里每天弄得蔬菜叫卖声伴着震天的鞭炮声，热闹得很。

从进贤门向西不远，就到了城西南的惠民门。惠民门外有规模宏大的普贤寺，烧香行善的人家一到初一、十五，便扶老携幼，到庙里去祈福，求菩萨保佑平安。

从惠民门往北，不过一里多路，就到了广润门，这里是南昌最喧闹的所在，翠花街万寿宫是全市的商业中心，油盐米布杂货铺一早就开张，人山人海，大姑娘小媳妇在这里逛街购物，饿了吃一碗甜甜的“驴打滚”，或者来一碗凉飕飕井水淘尽浆水的雪白米粉，用辣椒大蒜生姜麻油一拌，鲜香美味得连舌头都要吞下去。

广润门再往北不远，就是章江门。章江门外就是宽阔的赣江，江边是客运码头，对岸就是牛行车站，从九江一带坐南浔路火车到南昌的旅客，都是先到牛行车站，再坐轮船摆渡过江，从章江门进入南昌市区。被兵火焚毁了了的滕王阁就屹立在赣江边，浑身焦黑。不时有军人一批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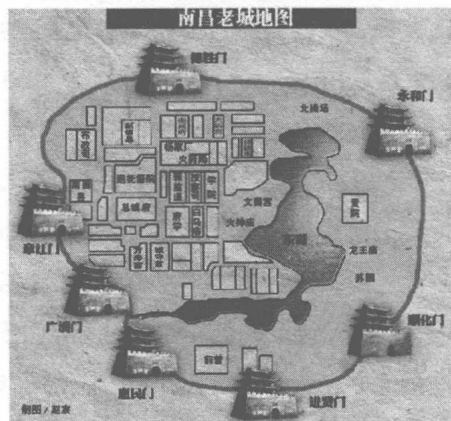
进城，他们都是在江对岸的牛行车站下车，坐轮渡过来的。好事的几个人一打听，那都是从九江乘南浔线火车过来的北伐军。章江门内，是南昌的政治中心，旧时的总督衙门，巡抚衙门，藩台衙门，道台衙门都在这一带。

章江门再往北大约两里路，就到了北部的德胜门。顾名思义，这是南昌的军队出征打仗、德胜还朝的地方。兵者，大事也，事关军事行动，当然要取一个吉利的名字。不过，南昌的德胜门外还是刑场，执行地点就在赣江的沙洲上，名字叫下沙窝。也怪，这个地方方圆百米寸草不生。今年春天听说又杀了几个共产党人，人头落地，血溅黄沙，风一吹，血色全无。城门口有点

冷清，因为南昌人相信德胜门外肯定有很多冤屈的鬼魂，所以，夏天再凉快，南昌人也不愿在这里乘凉，不愿看夜晚飞着点点萤火，像是“鬼火”闪烁。

德胜门往东大约两三里地，就是永和门，这是南昌城面向东北的唯一一座城门，门外一大片坛庙和坟地，是清明节、中元节南昌市民凭吊亲人、悼念祖先之地。

自大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大都督朱文正筑城以来，七座城门忠实地守卫了南昌城五百多年。七座城门东北、东、南三个方向仅都只有一座，西北至北部一带沿着赣江，倒是有四座城门，可见当时南昌城老百姓的生活重心就在濒临赣江的城西一带。



■ 上图为清朝南昌城地图，可以清楚地看到七大城门和市内的布局。下图为今天复原的民国初期南昌城略图。

南昌的古城墙虽不及北京、南京、西安、洛阳、开封这五大古都有名，但在江南亦有“独领风骚”与“别具一格”之处。

“独领”指建城历史悠久。两千二百年前，西汉名将灌婴率部夺取豫章（南昌），筑墙为城。《水经注》载：“六年，奉高祖令率骑平定江南，封颍阴侯，为豫章郡治，开始建成以防事患。”秦分天下三十六郡，南昌属九江郡。高祖五年（公元前二〇二年）十月垓下之战后，灌婴追斩项羽，进而略江南地，安吴、豫章、会稽郡，初为南昌取名灌婴城，后又名灌城。置南昌县为豫章郡的附廓，寓有“南方昌盛”“昌大南疆”之意。

灌婴城筑成，“环十里许，辟六门”。城门内外遍植香樟，历经唐、宋、元、明、清至民国，六门增扩改致七门。

唐代诗人陆龟蒙曾到南昌游玩，看了城墙大为感触，题诗一首：

城上一培土，手中千万杵。

筑城畏不坚，坚城在何处？

莫道筑城劳，将军要却敌。

城高功亦高，尔命何处惜。

“别具”，指的是城门号称“江南奇葩”，不管城墙位于东南西北各处，城门都是一律朝南开。即使地处城北的德胜门，城东的永和门和顺化门，城西的章江门都是如此。其建筑之法是，在城门处加筑瓮城，改变城门的朝向，可以增加城墙的防御作用。哪怕敌兵攻破城门进入瓮城，守军也可以关闭各门，从城墙四周以箭弩击杀敌军。

明末清初，城东的顺化门外是护城河与沼泽地。后来，清政府将这些护城河与沼泽地填为平地，将训练新兵的大营安置于此。这样，城东一带就成了平坦的军训操场，也就是大校场，不光归军队使用，也成为南昌人日常举行活动的地方。后来，又在皇殿侧旁边修了体育场，与大校场、贡院的老操场一道，成为民国初期南昌人聚会、活动的三处重要场所。

大校场兵营以先后大小而建，有新老大小营房之分。由南转东，依次是老营房、小营房、大营房、新营房。早年驻扎的是清兵，辛亥革命后，驻扎了孙传芳的北洋军。一九二六年，北伐军攻克南昌赶跑了

孙传芳，大校场又进驻了北伐军，在老营房驻扎的是朱培德的第九军第七十九团和第八十团，新营房驻扎的是朱培德第三军第二十四团。到了一九二七年七月底，又开来了新部队，一个叫贺龙的军长的教导团驻扎在大营房，第六团两千人驻扎在小营房，还有个叫叶挺的副军长的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二团第三营也驻扎在这里。贺龙的第六团与朱培德的第七十九团只有一墙之隔，墙高刚过头，墙顶伸手可及，两军士兵非常友好，经常互相串门，情谊深厚。

南昌城突然增加这么多军队，不过，南昌百姓的日子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南昌人在担心惧怕中已经学会了慢慢习惯。他们把北洋吴大帅（吴佩孚）、孙大帅（孙传芳）的侉子兵叫北军或北兵，把攻克南昌的北伐军叫南军或南兵。这些天来，南军天天早上操练，听呼喊的口号：东征，东征，南昌人知道他们是要去南京打蒋介石的，因为标语上也写着“东征讨蒋”。

当时的南昌各中小学校、教堂都住满了兵。贺军长住在圣公会宏道堂后院的刘平庚牧师家里，叶副军长住在心远中学的工字楼。还有一些兵住进了百姓的民房院子。南昌人都知道，这些南军是路过的，暂住的，不知哪天就会离开。而且，这些南军士兵纪律都很好，跟老百姓说话和颜悦色，买老百姓的东西都会给钱，不像以前的北军，一进城就闹得满城乌烟瘴气，鸡飞狗跳。所以，南昌百姓与这些南军相处得很好。

自打赶跑了北军，南昌人这些时候过的都是安生的日子。安生的日子里，蓝天下的飞鸟比往日似乎都多了一些。城门箭楼屋檐角上咕咕鸣叫的，是一群夜归的乌鸦；急着往家里飞的，是白鸽紫燕。

黄昏落日时分，吃了晚饭，老人牵着孩子，脚趿拖鞋，腋下夹着一卷草席，到城墙周围寻找歇暑的地方，告（南昌方言，睡觉）。老百姓和鸟儿一样重复着日常的生活，知足。

这天，是七月三十一日，星期天，一个很平常的日子，一个天气依然燥热的日子。

这天过了子夜，很多南昌百姓的觉却睡得不安宁了。丑寅时分，

古城的城墙内外响起了密集的枪声。被枪声惊醒的人们纷纷攀上城墙高处，定睛瞧去，却看见了军人冲锋的身影。城东，城西，城南，城北，到处都有军队在打枪放炮，南昌百姓们惊恐了，怕是北军又杀回来，跟南军来一场大厮杀。不过，有些熟悉这些军队驻地的“军粉”仔细一看，却发现跟北军没关系，都是南军在打南军：顺化门外是第二十军教导团在攻打老营房；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七十二团三营的队伍在攻打新营房的第三军二十四团；进贤门内的天主教堂和匡庐中学枪声更响，炮声震天，机关枪“哒哒哒”不断，还不时响起冲锋号，呼喊声像有千军万马，很壮观，这是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在攻击驻军五十七团。

再远，就是佑民寺附近，一直延伸到老贡院、藩台衙门，到处都是呼啸飞过的炮弹和枪弹。两边都是南军，制服都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黑夜里模糊可见有些大兵左臂上缠着白毛巾。

爬上城墙头观望的人中，有棋盘街杂货铺万老板的儿子万仁俊，有大士院嘉宾楼陆老板家的陆少爷，有洗马池李祥泰绸布号的李公子，有荣茶社的丁伙计，有沈开泰沈老板的孙子，有广益昌曹老板的侄子，有自行车行的学徒魏老弟，还有豫章中学的年轻老师和心远中学的年轻学生。

大家边看边议论：到底是谁打谁啊？他们为什么要相互厮杀啊？

这些年轻人都与南军打过交道。有给南兵送过水的，有送过货的，有聊过天的，甚至有跟南兵出过操的。他们年龄都不大，对于新生事物充满了好奇和向往，用今天的话说，他们都是北伐军的忠实“粉丝”。可是，都是北伐军，他们会自己打自己吗？他们为什么要自己打自己呢？他们想破了头也搞不清楚。

不久前，他们曾见过南军北军激烈厮杀，直杀得尸骨如山；他们见过孙传芳杀人如麻，血流成河；他们见过北军火烧章江门，一片火海，甚至把滕王阁都给烧了；他们见过自己家的房子瞬间变成断墙破瓦。

想到章江门外的滕王阁化为灰烬，南昌人心中就有气，烧了民房烧楼阁，放火烧房的煤油都是北军从南昌人的杂货铺里抢去的，说是为了

保卫南昌城，人人要出力出钱。

战争给南昌的百姓带来了太多的恐惧与伤害，南昌的百姓已经十分惧怕打仗。

北伐军攻克南昌，他们上街欢迎，他们听兵士们说过打这一仗是为了保护老百姓。可是，南昌人还没过几天好日子，南军自己又“轰隆隆”打起来了。好在南昌百姓多年来已习惯了枪声，没有几个人为这夜的枪声受到惊吓，他们在枪声中评论闲聊、指指点点，也已经成为习惯。他们边看边议论：这枪是为犀利（南昌方言，为什么）打起来了？要打几久（南昌方言，多久）喔？是打仗？是内讧？还是兵变暴动？不是哇（南昌方言，说）好了去南京打老蒋的吗，哪个（南昌方言，怎么）就在南昌城里头打了起来？

不要打仗，渴望和平，是那个年代每个中国人心中的梦。辛亥革命后，中国就没有停止过战争，古城南昌也一样。物质的摧毁，生命的灭亡，南昌几次处于战争的前沿。

并不是所有的南昌人都不解这一夜的枪声，有半知半解的，也有完全知道的。

万老板的儿子万仁俊，想到了自己的表哥，说：“问问肇石兄，我就会晓得。”

李祥泰家的公子也说：“我晓得，王肇石与陈勉哉都是学生联合会的头头。”

陆家少爷也跟着说：“还是他邀我去章江门迎接叶贺部队的哩。”

万仁俊的表兄叫王肇石，是南昌最有名的心远中学的学生，也是南昌市学生联合会的小头头。六月底放暑假，学校空着，正好七月下旬大批南军从九江开来，学校宿舍就腾出来暂时给大兵们住。南昌市学生联合会和江西省学生联合会合并办公，办公室就设在东湖边的心远中学校园里，退庐图书馆的后楼，旁边就是工字楼，工字楼里住着叶挺，王肇石“上班”时常常会遇到。有两次叶军长明显心情比较好，还和王肇石聊了两句天。

万仁俊随表哥去过一次学联办公室，办公室里甚至还有一部手摇电话，那是他第一次看到电话，还拿起来摇了两下。电信局接线生根据他报出的号接上线，他还和一个同班的商人家的同学通了话，话筒里传出的声音好像就在身边，好清楚。

可是，这附近没有电话，半夜三更的，他也没办法去问表哥。

“等天亮了，记得去问啊。”小伙伴们叮嘱道。枪声渐渐稀少，少年们纷纷打着呵欠，跑到城墙下睡觉去了。

枪声渐小渐稀。待到天亮时分，一切都归于平静。

这个响枪的凌晨，是民国十六年七月初四，公历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星期一。

太阳升起来了，睡醒了的孩子们簇拥着万仁俊一起往心远中学走去，他们相信王肇石一定会在学联办公室。

其实，这一夜的枪声到底怎么回事，不要说王肇石这样的中学生不清楚，就连很多左臂上缠着白毛巾的南军官兵也不一定知道。甚至，守卫在江西大饭店的一些官兵，也只知道这夜会有事，会有枪声，但到底为什么要打昨天的友军，也是一头雾水。

当年在第二十军政治部工作的文强回忆道：“周（逸群）主任在晚上十点钟召集政治部全体人员讲话，他说不要外出，严守机密，半夜过后听到枪声不要惊慌，若有其他的情况再告诉你。大家只是猜测，想向周主任多问几句，他微笑地走开了……枪声由稀到密，由密到稀后，快近拂晓时，周主任高兴地拍桌说‘我们胜利了！起义成功了！三、六、九军的留守部队被我们解决了。’这时，他才给大家安排胜利后的组织接待工作任务。”

文强，湖南长沙人，一九〇七年生，是毛泽东的姑表弟，比毛泽东小十四岁。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是文强的姑母。毛泽东曾是文强的老师。文强一九二五年八月考入黄埔军校四期政治科。北伐时任总政治部宣传大队宣传科长，后调至第二十军第三师政治部，参加南昌起义，并随军南下任第六团连长。之后脱离共产党，转入国民党阵营，并成为国